

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振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白云区靛山村：绿色矿山等风来



扫描二维码
读《新黔中行·村寨采风》专题报道

编者的话

“生态美”真美

“仅靠在湖畔分类整理废品垃圾就实现月入6000元。”这是2016年发生在清镇市红枫湖畔大冲村的真实故事。6年前，依偎在红枫湖畔的大冲村一派“杂乱无章”之景，本就“靠景吃饭”的农户们在这场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但在短短几年间，大冲村便走出了这场“迷局”，变身一跃成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其主要原因是“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构建生态旅游模式”。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在《清镇市大冲村：守住湖畔》一文里，热心环保的林科忠深谙这个道理。为了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他早早在村里推行“垃圾分类”，后又建立污水处理系统，助推大冲村的生态旅游经济持续恢复。林科忠巧用“绿色发展理念”，破解了大冲村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理论难题，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双赢转变。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美丽乡村赖以持续存在的现实基础，如何让这份“生态美”在乡村这个特定空间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统筹维护好生产、生活、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十分重要，而“绿色发展”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平衡要素。

在《白云区靛山村：绿色矿山等风来》一文中，沙文镇靛山村村支书董正邦采取“生态+”复合产业模式因地制宜发展起了林下羊肚菌种植，激活了闲置资源，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绿色发展带来了“蝴蝶效应”，靛山村的交通环境不仅得到大幅改善，还让农户们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延伸出了乡村旅游；走绿色发展之路也是车田村“迭代升级”的途径。在《贵安新区车田村：整装再出发》一文中，村委会主任张忠平找出车田村衰败的症结所在，直面困难与挑战。在村中组织成立监督协会，大力维护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环保意识，逐步解决车田村被游客诟病的问题。

“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是一场深刻革命。”无论是大冲村，还是靛山村、车田村，它们都在绿水青山中寻找出路，将绿色发展融入产业链、经济链，把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形成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有机统一。同时，也使乡村在“美丽经济”中逐步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复合生态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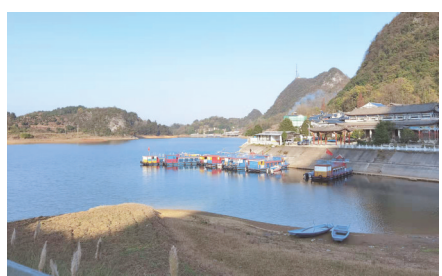
——向秋樾



改变了的靛山村公路。



车田村中的农家乐。



美丽的红枫湖。

本版图片均由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摄

过了一个弯道，董正邦转动方向盘驶入一条只够一辆车通过的小道。路边的树林更密了，繁盛的枝叶交织成一张绿色的天幕笼罩在上空，只留出这条小道的缝隙，透进一道光亮。很快便开到小道尽头，董正邦把车停下，下了车，径直向林间走去。

他准确地找到那条通往密林深处的小路。董正邦仿佛心里有一张地图，在林间穿梭的速度像只灵巧的老猫，飞快地绕过挡路的灌木向更深的地方前进。我跟路地跟在后面，几次差点看不见他的身影，每当他感觉到身后没了脚步声，便又停下来回头望向我。

冬天的鸟儿懒得鸣叫，虫子也都钻进了土里，连风也没有拂动树林的意思，一路上只有我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不知走了多久，细微的流水声终于打破了寂静。树林仿佛一下子向四周退开，留下中间一片全是石子空地，阳光刺破树梢，从缝隙中挤进来，恰好投射到这片空地上，一股水流从林间缓缓流下，汇入一旁的溪流中去。

“就是这里了！”董正邦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指着那片空地期待地看向我，这就是他计划用来开发林下羊肚菌的地方。空地上有两堆烧黑的火堆，烧黑的石块塌了下来，看来，这是当地人早已熟悉的野炊地。

“把周围的杂草和灌木都收拾干净，溪流边的水草也全都割掉，把水位抬高。这里安一个帐篷，树下扎一个吊床，安逸吧？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董正邦又投来期待的眼神，他很想得到肯定的答复。在这寂静的树林之中，他又一次开起玩笑：“不是吹牛，靛山村所有的山我都爬过，所有的洞我都钻过，我就是靛山村的‘包打听’，什么都知道！”

董正邦是沙文镇靛山村的村支书，45岁，看起来似乎有些严肃，但一开口就颠覆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风趣幽默，笑声不断。他从1994年高中毕业之后就离开了靛山村，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了如指掌。

杉树大约20年成才，而靛山村的这片山林恰好正生长了20年。20年前，靛山村目之所及的所有山坡都是荒草一片，处处皆有采矿的痕迹。在对铝矿开采没有严格管控的年代，紧靠贵州铝厂的靛山村，100多户人家全都依附着这些“地下宝藏”生活。董正邦的父辈就是靠采矿将他抚养长大的，到了他成年时，也照样靠采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转眼到了2000年，昔日红火的矿山逐渐冷清下来。靛山村与扎佐

林场联营，种植了大量树木，改做起了林场的生意。董正邦早在1994年就进入村村委会工作，2005年，村里换届选举，他当选村委会主任，很快，他便体验到这个小小山村中的种种不易。

2008年，一场贵州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凝冻灾害彻底封锁了地处高山的靛山村，电线被冰雪压断，全村陷入黑暗之中。

沙文镇的相关领导和部门，陆续前往靛山村送粮送水、帮忙解决用电等问题。此时的董正邦已是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一肩挑”了，村里人本就不多，村干部更少之又少，听说镇里的干部要来，这可难倒了董正邦。

不停拨打电话后，董正邦的手机很快就没了电。村里没有电，电话不通，情急之下，他竟想出一个办法。他在村里走了一圈，把有手机的人家们都敲了一遍，之后，他便以一个有些狼狈甚至有些滑稽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腰间别了五六台手机，用空电量后又忙不迭地拆开外壳，卸下电池，抽出电话卡，再装到另一台手机里，然后再将手机高高举起对准天空，寻找微弱的信号。

2010年，修路的工程终于开始动工，饱受泥路之困的村民们必然

一呼百应，很快同意让出部分土地，支持修建那条4米多宽的路。不过，村民们的喜悦只维持了短短几年，附近矿区采矿的车辆又将路压坏了。

董正邦有些灰心丧气，前前后后在村里干了这么多年，可始终不见起色，村集体经济也一直为零，他心里默默打起了退堂鼓。不过，随着脱贫攻坚的到来，村里也开始有了变化。房屋改造项目刷新了村里的面貌，冬菇种植的项目也在林地里安家。这些改变让董正邦重新燃起干劲，他想要做点什么呢。他从大方县引进了林下菌产业，不少五六十岁的老人在基地里找到了工作，靛山村的村集体经济也逐渐充实起来。

2019年，在董正邦和镇里相关干部的不断争取下，靛山村终于迎来了投入了1000多万元的公路项目，9.6公里的柏油路从镇里延伸到靛山村，1.6公里的组组通道路也顺利完成。房屋立面改造、污水处理厂、村里的文化广场等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的进入，将曾经被埋在深山林间的靛山村彻底变了样子。

路上的“轨道”终于被填平，董正邦的思路也和这条路一样变得开阔起来。董正邦手机里的短视频软件，透露了他对靛山村未来的想

象，那些视频中全是关于乡村旅游和露营基地等内容。董正邦像个探险家一样，一次次走进山林，去发现林间的空地、隐藏的山洞，一边走，心里一边默默地描绘蓝图。

他与一家从事极限运动的公司洽谈合作，计划将山顶的空地交由对方开展滑翔伞运动的基地，林间的那片空地则计划打造一个森林露营基地。如今，基地改造的规划已经拟定，很快能投入到建设当中，他也开始研究短视频的拍摄制作，说不定未来的某一天，靛山村也会成为短视频平台上的“网红村”。

走出那片森林，董正邦驾着那辆SUV在乡间公路上飞驰，这条路他不知开了多少遍，早就熟悉了每一个弯道和每一个陡坡。似乎这飞快

的速度让他想到了什么，他突然笑了起来，说：“以前路太烂的时候，大家好像显得很亲热、客气，每次错车，都让对方先走，其实是怕自己技术太差过不去。现在路修好了，那种客套也没有了，两车交错，彼此都开得飞快，开出老远才反应过来‘那不是我认识的谁谁谁吗？’”董正邦被自己逗得大笑起来，顿了顿，他又换了一种深沉的语气：“这条路太好了。”窗外的树林间突然起了一阵风，摇曳着树枝发出“沙沙”声。

贵安新区车田村：整装再出发

返乡，后来，竟选上了村委会副主任。不过，从一个从业者变为村里的管理者，这种转型对张忠平来说何其之难？村里的人们更不用说，大家纷纷“洗脚上岸”，当起了小老板，可从农耕转向经商，自然也不那么顺利。

游客蜂拥而至，忙着做生意的村民们各人自扫门前雪，只顾得上盯住眼前的利益，村里的环境无人在意，景区内的硬件设施无人维护，短短两三年，来到车田村的游客便开始怨声四起，2018年，就出了这块“金字招牌”。

2018年，大概是张忠平作为村委会主任最灰暗的时期。那段时间，他特别害怕看新闻，每次打开手机，他总能刷到各种各样对车田村的“差评”：环境恶劣、垃圾遍地、物价不规范、宰客……游客大概彻底厌恶了这样的车田村吧？张忠平心底泛起浓浓的悲哀。可悲哀的情绪无法挽回车田村的声誉，唯有自救才能找到出路。张忠平明白，过去车田村的种种问题，一是由于管理权责不够清晰，二是由于村集体经济太过薄弱，如果村里有一个经营主体接手景区运营，或许便能破解眼前的困局。

那时，贵安新区正鼓励各村寨将资源转变为资产，由村委会牵头成立公司。这阵风吹起，几乎所有

村寨都在观望，而迫切求变的张忠平，把心一横，索性率先在2019年成立了贵州贵安新区美丽车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由他本人担任法人代表。

在外闯荡多年的张忠平当然知道法人代表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但眼下只有这一条路行得通，他不愿再在埋怨声中低着头过日子了。

村里成立的公司比较特殊，张忠平没有动用村集体一分钱，完全靠资产转化，而村民们也没有任何投入，但所有车田村村民都在公司中占有股份，一旦有了收益，所有人都能得到分红。这种模式在公司运行之初，几乎将压力全部集中在几个主要负责人身上，张忠平深知成败在此一举，他不敢掉以轻心，只能稳扎稳打一步步向前迈进。

很快，在包村干部的引导下，村里承接了研学团队的接待，顺利赚到了“第一桶金”。张忠平又凭借整改小木屋项目，赚取了公司的“第二桶金”。有了这笔资金后，张忠平打算动真格了。

车田村不仅有三条河流环绕，还有两个湖泊，广阔的水域是发展水上项目的有利条件。张忠平计划用这笔资金购买游船，在村中增设游船项目。此前的两次成功案例，让人们们对张忠平的决定再无异议。

2020年5月，“五一”小长假到来，车田村购买的游船已经停靠在湖岸边，静静等候游客光临。

“船家，来帮忙拉一下船！”游客的一声吆喝，张忠平和几名村干部便忙不迭地奔向岸边，使出浑身力气，卖力地拉动船只。公司刚刚起步，还没有足够的资金聘请船工，张忠平和村干部们只能亲自上阵。那大概是他2020年中流汗最多的假期。每天清晨五六点，张忠平便和几名村干部来到湖边，女干部拧干抹布，将船只里里外外擦拭一遍，张忠平等年轻力壮的男干部，则干起了苦力活，负责给游客推船、划船、拉船……

那个“小长假”期间，湖乡的相关领导干部成了车田村的“常客”，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湖岸边。当然，他们并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而是想看看这个新项目能收获怎样的反馈，也想看看车田村的这些年轻人到底能吃苦到什么程度。张忠平和村干部们连日来的艰辛没有白费，3天假期之后，购买游船的成本竟都收了回来。就在公司开始正式运作的这一年内，收入竟达到了50多万元！

执着和强硬，让2018年后的张忠平找到了破解问题的方法。当然，他也会使“巧劲”。仅靠区区几

位村干部，肯定无法撑起整个车田村的未来发展。他想出了一个简单直接的办法——让村民实现“自治”。张忠平提议，在村中组织成立几个协会，分别为餐饮协会、民宿协会和种植协会。

这些都是针对车田村过去几年暴露出的问题而提出的。当初，村里被游客诟病最多的一个问题，便是农家乐价格不统一、卫生不达标，如果有协会作为引领，村民共同商议，统一定价，互相监督卫生，或许这个问题便能迎刃而解。餐饮协会应运而生，58户农家乐各自派出一位代表加入协会，并推选出一位会长，人们在经营中有了约束，农家乐的生意也逐步见到起色。民宿协会、种植协会的情况大抵也与之类似，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张忠平的时间紧迫，我们这场对话絮絮叨叨地展开，又风风火火地收场。“我经常跟人开玩笑，没见过哪个公司的执行董事天天去给客人拉船、拿着镰刀去割杂草的。”他开了个玩笑，却又顿了顿，像是在自言自语，“那又有什么办法？还不是得干？话说回来，自己干起来感觉更踏实。”说罢，他便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梯，跳上一辆摆渡车，走访农户去了。

清镇市大冲村：守住湖畔

活。在红枫湖畔的大冲村人也能近水楼台，做一些游船、湖边烧烤的营生。但到了2002年，红枫湖被划为贵阳市重要饮用水源，保护标准自然提高了许多，游船、烧烤等自然也被明令禁止。不过，湖边的人们早已习惯了靠旅游经营为生，况且水源保护区内也不允许随意开展种植养殖产业，村民便纷纷上岸，用自己的房子开办起了农家乐，林科忠所在的兴隆组便是大冲村农家乐最集中的村民组。

2014年，被推选为村民组长的林科忠也开办了一间农家乐。经商经验丰富的林科忠对村里的环境始终不满意，那时，白色垃圾靠风吹散，地上污水靠雨冲刷，总之，由生意带来的种种垃圾都交给大自然去处理。林科忠思来想去，不仅自己去湖边捡垃圾，有时和亲戚朋友聚会，美餐一顿后也会借“助消化”的名义鼓动大家和他一起去捡垃圾。人们以为他想出名，而林科忠并没有激烈回击，只是不厌其烦地解释：“把卫生搞好一些，客人也会多一些。”时间一长，林科忠甚至总结出经验，他将垃圾分为玻璃、塑料、金属、纸制品几类，动员人们在村里搞起了垃圾分类。

大冲村搞垃圾分类的新鲜事很快传到媒体的耳朵里，这个“百万

富翁在湖边捡垃圾”的故事吸引了不少人，大冲村的旅游又被添了一把火。未曾想，这一把“火”烧得太过旺，差点烧毁了村民们农家乐的生意。关注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政府开始担心污染加剧，随着对水源保护力度不断加大，红枫湖镇决定叫停当地的农家乐。

林科忠未曾预料到，自己的环保举动会引发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当他不知该何去何从，恰好遇到一位长期关注并参与环境保护的黄成德。黄成德曾是一名记者，对环境保护尤为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参与到贵阳南明河的清淤义务劳动，长期关注这条贵阳“母亲河”的污水治理问题。

在红枫湖畔，前来考察的黄成德将过去多年对污水治理的经验和心得向林科忠倾吐，林科忠也将这几年来带着村民们施行垃圾分类所遭受的艰辛一诉，两位对环境保护近乎狂热的中年男人一见如故，在对方身上汲取了不少灵感。黄成德所提到的污水处理系统勾起了林科忠的兴趣。

他通过自己的人脉四处打听，又反复与红枫湖镇的镇党委书记交流想法，甚至抓到一次机会，向市里的领导汇报。市里的领导说，林科忠说得也有道理，可以考虑放宽

政策；镇党委书记表示，如果能帮村里违建的问题处理了，一切符合环保标准，可以考虑给大冲村办理相关的经营许可手续。林科忠回村报喜，此时的他已是村委会主任，说话比过去当村民组长时更有了一些分量。但此事牵涉到更为巨大的经济付出，每家安装一套污水处理系统需要花费10多万元，就算是村主任也很难让村民们下这个决心。

“用‘艰难’这个词并不足以形容当时的状态。”时隔多年之后，林科忠再回忆起那时的经历仍觉得心惊肉跳。凭借领导的口头承诺，他走进村民家，信心十足，甚至故作几分神秘地打下保票：“装了污水处理系统，我就保证能把经营许可的手续办妥！”

林科忠知道，影响经营许可证能否办成的因素非常之多，如果一旦最终失败，恐怕他从此以后在村里再也抬不起头来。但是，他早已抱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想法，污水处理系统是村民们有可能重新经营农家乐的第一步，无论如何，都要先把这一步成功迈出去。

林科忠放话保证办妥经营许可证的举动再度引来村民们的冷嘲热讽。有常年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半开玩笑地挑衅道：“10几万对我来说也不算大事，我就要看看，你要是真

能办下来，我拿手板心煎鸡蛋给你吃！”相比起2年前搞垃圾分类，这一次动员人们做污水处理简直是一场凶险未知的豪赌，林科忠赌上了自己的名誉和信用，这是比身家更贵重的东西。

村民们陆续安装了污水处理系统。过了没多久，清镇市也开始全面推行这个系统，林科忠又争取到融入这个项目之中，为村民们节省了维护成本。折腾了整整2年，大冲村如林科忠承诺的那样达到了各项环保指标，经营许可证竟真的批了下来。

大冲村一片沸腾，所有人对林科忠彻底服气。

大冲村获准经营农家乐、民宿之后，企业也被吸引到这里投建民宿，具有“网红打卡地”潜质的里查里诺民宿酒店应运而生。而林科忠，也成为人们眼中那个真正有能耐的人。

坐在湖边，林科忠说完了自己的故事。夕阳西斜，里查里诺之外的红枫湖微微泛起水波，将夕阳的倒影拆成无数金黄色的碎片。我提出想给林科忠拍一张照片，他沿着走廊走向宽阔的露台，站在那排拱门造型的围墙前，对着镜头眯起眼睛，突然，又转过头去直视着夕阳，在我镜头里留下一张潇洒的剪影。